

# 徽商兴衰的历史启示

孟凡胜

(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徽州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典型区域,徽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文从徽商兴盛的缘由、徽商衰弱的因素、徽商兴衰的过程带来的历史启示等三个方面对徽商的兴衰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关键词:**徽州;徽商;兴衰;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15)70-0076-05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的贺信中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徽州,在商业贸易、宗族制度、教育科举、园林建筑、思想科技和工艺美术等各个层面,或者人才郁起,称雄一时,或者煊赫灿烂,范式集聚,辐射地域相当广阔,影响层面极为深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徽州留存的各类档案文书和遗迹实物,丰沛集中,彼此映照,成为进一步剖析和总结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经验得与失的绝佳标本和典型样本。

历史上,徽商赫赫有名,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商业集团的典型代表,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文尝试对徽商之兴衰进行解剖和分析,藉以求取一定的历史启示。

## 1 徽商的兴盛

徽商足迹几遍天下,“山陬海壖,孤村僻壤”,“其地无所不至”,声名鹊起,广布延续几百年,其之所以由初兴渐盛,而最终演变至煊赫辉煌,烂漫一时,有以下几点原因。

交通优势。徽州地处吴、楚、越三地交汇的江南之奥,从地图上看,东下行新安江到杭州,西俯冲鄱阳湖至九江,东北方向遥视苏州,西南方向瞻望南昌,各个城市间,徽州几在中心节点;同时北方近接安庆、芜湖和南京,南部地抵金、衢、严三州。徽州成为南北沟通江淮与闽赣,东西联系长江中上游与长江下游江南核心经济和文化区的重要中介地域。同时,徽州物产的结构失衡,特别是粮食的不敷食用和木、茶的质优高产,使得对外贸易的需求强烈。正是通过徽杭、徽饶、徽宣和徽池等各条水道的强大物流成本优势,徽州和各个地区的经济距离大为减少。这些水路中,尤以徽州盆地与江南地区之间的新安江骨干航运通道最为紧要,特别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顺利开通,由于经济和商业贸易的联动作用,通过东下新安江,继而北上江南古运河、京杭大运河,然后西向长江、淮河和黄河流域各条天然水运航道,徽州与国内其它地区,特别是开发较早、经济繁荣、人文昌盛的江南、江淮地区以及北方华北、西北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

区位优势。中国传统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长江以南相对而言更为安定。于是,北方人口、技术和财富等形成了几次比较大的南向迁移浪潮。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徽州不断地积累着珍贵的各类资源。徽州群山围护,形如一城,长江束水横流,浑似一池,山城水池,可以将外界的战争隔离。同时,这个意象化的城池也如同一个筛子,将北方因战乱而离散的人口、技术和财富等资源一波波地筛到了江南之地。江山的隔绝,区域的安定,使得资源渐渐沉淀、孕育并生发,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激活、重整和富庶了徽州。作为镜鉴的是,北方地区在屡屡战乱流离中,持续地震荡调整,不断地崩坏重建。可以

说,徽州“保界山谷”,山水相隔,城池兼具,“兵燹罕闻”,区位优势明显,十分安全,自然享受着大江隔断、群峰间离带来的资源红利。

人才优势。历史上一代代的中原衣冠大族陆续迁转至徽州,儒育理化,温文向雅,徽州土著与北方移民之间彼此互动,相谐共存,最终鱼水交融,浑然一体,徽州人整体上渐渐知理明道,而彬彬有礼矣。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方腊之乱平息,诏“改歙州为徽州”,徽州之名始立,此后800年堪称徽州的“轴心时代”。尤为世人击节赞叹的是,这一“轴心时代”的前期和后期徽州分别形成了极具特色、影响深远、价值明显的新安理学与皖派朴学两个学术高峰。新安理学和皖派朴学不仅对于徽州而言光芒四射,其在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长河中仍可谓是遥相巍峨矗立,熠熠生辉。同时,宋代以后,徽州书院众多,官、私学特别发达,又有浓烈的理学氛围,因此徽州科举极为兴盛。宋及明清,徽州科第连绵,人文鼎盛,名臣辈出,这些都为徽商崛起和兴盛提供了重要基础。

垄断优势。中国传统社会,商业经营大都饱受官府影响,徽商主要从事盐、茶、典、木、粮等行业,其中尤以盐商实力雄厚,最负盛名。盐业经营利润最高,多因其受国家高度重视和严密控制,其与政府的关系也最为密切。鉴于此,徽商通过担任纲首、总商等职,关说官员颇多,极力维护自身盐业专卖地位,其与朝廷交涉亦深,“故每逢翠华巡幸,晋秩邀荣,夫岂幸致哉”。官僚也缘此渔利,二者得以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构成盐业长期垄断的动态均衡。同时,徽州科举发达,乡人入仕众多,徽商也通过捐献、报效朝廷大量银两,获得职位,成为官场中人,种种手段,错落百出,相当程度上巩固和保障了徽州盐商的官商地位,徽商由此获取了巨大的垄断利润。

## 2 徽商的衰弱

所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徽商自明代中叶开始渐趋兴旺鼎盛几百年,及至近代前夜开始风雨飘摇,衰微颓败,这种结果不是单一原因导致,而是由各种不利因素迭加造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转型缓慢。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对中国是千年未有之变,于徽商而言,则是生产和经营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极大冲击。略举一例,工业革命以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约束条件下,机器化生产和运输工

具在技术上持续得到进步,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形成规模优势,生产和运输数量日趋增大,这使得水路运输,特别是大江大河和海路航运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各个国家的经济重心日益向江河湖海之要津集聚,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航运时代。与此同时,传统的徽州内河水路运输,因为径流量和水位偏低的限制,较之于大江大海的水路运输条件,确已相形见绌。此外,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势切入,徽州的中华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巨大冲击。中学向西学的持续迁移,人才竞争和选拔的考察核心标准不再是昔日奉为圭臬的程朱理学,如此转变严重削弱了徽州传统科举优势,儒贾相依、士商结合的徽商经营传统已是摇摇欲坠,难以为继。再者,西方现代银行业,在影影绰绰的军舰大炮背景下,挟庞大的资金优势和灵活的经营方式,给以徽州典当业为代表的传统金融行业带来强烈的威胁和严重的危机。面对西方生产技术的超前革新,学术潮流的快速演进,徽州商人转型困难,难免有望洋兴叹之感。

垄断消散。徽州人文郁起,甲第蝉联,绅商关系极为紧密,这构成了徽商竞争的一大优势。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与官府关系过于密切,盈余安泰已久,所谓“市居则佚,佚则淫志,诘能思初人之情也”!不少徽商已经慢慢丢失了自我更新和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这带来了严重后果。比如,清代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和陆建瀛先后在淮北和淮南改革盐政,变纲盐法为票盐法。制度的改弦更张,打破了以徽商为代表的盐商对于盐引和行盐地界的世袭垄断,安逸已久的徽州盐商措手不及,从此近乎一蹶不振。尽管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又有循环转运之制、世袭专卖之法,但对于积弊已久的徽州盐商而言,已是明日黄花,不复昔日之盛。

资本耗费。徽商特别是徽州盐商,特以侈靡著称,明代“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荚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驩,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非不足也”。清代“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生产和经营性资本恣意挥霍,难以积累。加之徽州盐商纷纷报效朝廷,频频交接官府,时时又有私盐泛滥,亏空遂多有发生。

战乱打击。徽州是徽商的一块天然、安全而又稳定的自留地和后花园,徽州山环水复、群峰四塞的独特地理形势使得徽州人出外做官或是经商减少了后顾之忧。较少的外部冲击和平稳的社会秩序背景下,徽州人口、技术和财富等资源的长期会聚含蓄,持续安宁孕育,最终形成优势商业资本,并输出至徽州以外区域,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不过,清代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间,太平天国农民军与清军特别是湘军,在徽州地区进行过残酷的拉锯作战,战乱冲击之下,兵匪大掠,社会崩溃,资本流散,徽州受到长久未有的重大打击。既有的财富焚毁破坏,损失严重,许多的民人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平稳的社会秩序被打断,整个徽州陷入了一种紊乱的状态,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徽州持续发展的潜力。财富与人力的减少,不得不说对于徽州教育和科举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继而部分损害了徽商重新崛起的外部环境,抑制了徽商的多种资本集聚。

### 3 徽商兴衰的历史启示

历史上的徽商发展极有活力,其兴起衰败的过程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鲜明的痕迹。作为徽州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徽商系联上下,链接内外,沟通有无,以相当充沛的剩余利润强力推动了徽州政治、教育、科举、艺术、文化、思想等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性突破和发展,为徽州充分孕育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典型区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徽商的对外扩张也曾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化转向提供了一丝可能,尽管最后如同整个中国的西方化路径尝试一般,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殒,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徽商的兴衰变迁仍有值得深思的如下几条历史启示。

机遇的把握与否成为徽商兴衰的必要条件。徽州人多田少,粮食不足食用,资源禀赋并不均衡,这迫使徽州人必须走出去经商、做官,求取活路。宦海、商海风云变幻,危机重重,如何从危险中寻找机遇,徽商给我们带来了正反两面的实例。首先是明代中后期,徽州商人把握住了盐业经营和海洋贸易两个机遇。明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议设开中折色法。开中法向开中折色法的转变,使得徽商群体和山陕商人在两淮盐业经营优势上形成了巨大的迁移,徽商不必再远赴边塞,纳粮办引,可以就近买引销盐,徽商抓住这一可乘之机,大肆进入

盐业,利润日丰,此后,徽州盐商渐以富称雄江南乃至中国。恰在同一年,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到达美洲,此后不久,至16世纪初叶,葡萄牙船队不远万里来到久已盼望的中国东南沿海,迎头碰上了中国官员和商人,其中不少恰为徽州人。徽商踏节正中,中了大航海时代的最强节奏,与葡萄牙、日本商人搅在了一起。尽管结果不一,但从一开始徽商即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上,分别抓住了盐业和海洋贸易这类利润极其丰厚的机会。但至清代后期,外向而言,徽商与海洋已有相当程度的生疏,没有准确号到工业革命的脉搏和跃动,难以快速转型,踉踉跄跄地丧失了一次次机会。内部而言,特别是就徽州盐商群体来说,长久的安逸使得他们对于盐政改革应变不足,措手不及,渐趋衰败下来,徽商斜阳之余晖终亦缓缓淡去。

人才是徽商兴衰的一种核心要素。明代后期,清代前中期,徽商实力雄厚,蒸蒸日上,璀璨斑斓,鼎盛辉煌几百年,国内唯晋商稍可与颉颃。是时徽商积极进取,麇集密布于各大重镇要津,商路沿线,人称“钻天洞庭遍地徽”,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徽州儒家的传播,理学的兴起,教育的发展,科举的重视,进而出现大量各类人才极有关联。商人读书与否,境界、格局、目光等都大不相同,徽商亦贾亦儒,“其有怀才而登别籍,或怀资而登成均”,出入于商学之间,极易和士绅官僚达成价值层面的共鸣与和谐,十分有益于开展商业活动。即是伙计,有无受到教育,识字与否,也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商业组织的运行效率以及对外交易费用。一些特殊行业,比如徽州三雕、刻书、书画业十分兴旺发达,我们很难想象一群毫无文化基础的徽州人能够做到行业翘楚的地位,必然有相当数量的具备一定文化和美学底蕴的人群支撑着这一行业健康向上,持续发展。不过,清代后期,战乱对于徽州人才的戕害,西式教育体制下的现代化人才对于儒育理化影响下传统人才的替代,使得徽商出现人才的结构严重缺乏,这成为徽商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平安定的环境是徽商兴盛与衰弱的重要因素。战争造成离乱,安居才能乐业,徽商的发展和崛起离不开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徽州地处长江以南,介于万山丛中,障山四固,群峰环护,“世不中兵革”,相较于北方地区,在安全保障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构成了徽商相对于其它部分地区商人的一

个比较优势。正如秦汉之交,楚汉相争,汉军虽几入危局,然萧何安居关中,给食刘邦,源源不乏,汉军得以起死回生,刘邦遂终有天下,可见,拥有坚实的后方基地,回顾无忧,积蓄不断,一线博弈团体获胜概率大大增加。同样的,较之于国内其它地区特别是北方平原地区,徽州在人力、知识、文化和财富等资源方面的积累,因为战乱的鲜至,不太容易被打断,更有连续性和稳定性。此外,安定有序的环境下,徽州通过水路、陆路和人员交往等“脐带”,绵绵不断、络绎不绝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实现了合理配置和有效交换,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徽商集团的外部竞争力。

总体而言,徽州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一个典型区域,徽商是中国传统商业集团的一个典范样本。徽商的兴衰消长部分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内外环境的变迁与国家政策的利弊得失。清代后期,徽商经营大环境日趋严峻和恶劣:“自陶澍改盐纲,而盐商一败涂地。左宗棠增质铺岁月,而当商几败。及今茶市,既不改良,而连岁之亏耗者,不可胜数。然徽人谓曾国藩驻师祁门,纵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一空”,徽商、徽州与整个中国社会几乎同时都应接不暇于这变乱和困境的迭起与层出不穷,进而陷入到沉重的痛苦转型之中。

徽州人特别是徽商长期处于时代发展的的前沿,逐利的天性驱使他们经常敏锐地感触到商业发展的脉搏和跃动,比如爆发于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影响甚巨的倭寇之乱。尽管部分缘于国家海洋政策的长期压抑和禁制,不少海商转变成成为海盗集团,但总体而言,其团体为祸极大,难辞其咎。如今史书上留下了倭寇之乱中一系列浓墨重彩的人物,无论官与商,还是盗和寇,相当一部分人的籍贯正好是徽州。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其实侧面反映出徽州对外商品贸易网络的触角,其延展程度,已是细致绵密,既广且深。

此外,在东方传统宗法伦理条件下,中国总体的禁海政策背景下,徽商的视角和步伐,如同整个中国一样,或主动或被迫,自浩瀚难测之海洋内敛而后退,转向谙熟于胸之内陆。步饮步啄,德得相应,及至近代西方列强叩关中国,徽商较之于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的粤商、闽商和浙商,进而中国商人相对于欧美国家商人,中国较之于西方国家,不约而同也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先发优势,这种情况惯性存在,长期

延续,给徽商、徽州和中国的历史发展都留下了一枚斑驳而深刻的伤痕。

(本研究受到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资助)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N].人民日报.2015-08-24(1).
- [2] [明]张涛,谢陞著.张艳红,王经一点校.明万历歙志[M].合肥:黄山书社,2014.
- [3]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85.
- [4] [宋]罗愿撰.萧建新,杨国宜校著.《新安志》整理与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08.
- [5]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楚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6] [清]江依濂,江绍莲撰.许承尧纂.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歙风俗礼教考[M].合肥:黄山书社,2001.
- [7] [明]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 [8]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6[M].乾隆六十年(1795)自然盒初刻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 [9] 许承尧等纂.楼文钊,石国柱等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本.
- [10]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万历五年(1577)王氏世经堂刻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 [11] 陈去病著.甘兰经等点校.五石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Inspiration from History of Rise and Decline of Huizhou Merchants

MENG Fanshe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Province 230601, China)

**Abstract:** Huizhou being the typical area of lat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merchants of Huizhou are its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uizhou merchan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why the merchants flourished and declined, what kind of enlightenment we learn from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and the fall of the Huizhou merchants.

**Key words:** Huizhou; merchants; the rise and fall; historic enlightenment